

第一章

三月初春，傍晚五點。

外面世界仍被陽光照得白亮，大學社團大樓三樓，其中一間教室，走廊這方門窗緊閉，另一方窗戶僅一兩扇微敞開通風，而兩側門窗全被黑色窗簾掩蓋。

社團教室內昏幽一片，正中央一張長桌，桌上佇立一盞白色蠟燭，詭譎橘光輕輕搖曳。

長桌四周圍坐六七名一身暗色衣褲的男生，有人頭戴棒球帽，有人以帽T蓋頭，有人甚至披上斗篷，戴上口罩，遮住半張臉，僅露出一雙黑黝黝嚴肅瞳眸。

每人桌前擺放幾張寫上密密麻麻文字的紙張，宛如在進行一場神祕儀式。

沉默半晌，為首的男生這才開口，聲音徐徐，音調無波，「這次事件還是由X先破解出來，下任社長非你莫屬。」

大四的社長看向其中一位社員。

這裡是「超自然現象 VS. 科學推理研究社」，只收男社員，禁止女生進入，社員間不以名字叫喚，而以英文字母代號稱之。

「我只想研究，沒興趣當幹部。」已是大三生的夏末已冷然回絕。「誰當社長我沒意見，若要逼我上任，我就退社。」

他面露不悅警告，因社長已不止一兩次欲推他擔任下屆社長。

當初他加入這社團是因對才成立不久的新社團研究宗旨很感興趣，他喜歡推理，討厭當幹部的麻煩事，儘管他成績優異，但個性孤僻，過去曾幾度被推選班上幹部，他一概冷臉回絕。

「OK，不勉強你。」清楚他是社員當中最有原則也最怪異的一名，卻又最具豐富知識與演繹邏輯能力，社長惜才，不再提這話題，轉而道：「下次研究檔案F114，你們先看過內容，有什麼想法疑問，明天社團時間討論，散會。」

於是社員們拿起幾張紙隨意摺疊，往口袋塞，陸續步出社團教室。

教室內獨剩夏末已。

因這季節這時間，外面還亮晃晃，討厭日光的他仍習慣待在社團教室，直到夕陽落下才會返回宿舍大樓。

他拿起桌上紙張，背靠向椅背，將椅子往後推開一些距離，抬起一雙長腿擱上長桌。

儘管昏幽室內僅一盞燭火映照，習慣黑暗的他仍能看清手上的文件內容。他邊找出疑點，邊思忖著以科學理論及算術公式來解答。

他閉眼沉思一段時間，腦中浮現一些符號，才要串出公式，忽地被外面傳來的聲音打斷。

他張開眼，眉頭一攏。從窗外樓下傳來的歌聲有些稚氣，但五音不全，夾雜抖音。那音量不大，但傳進他耳裡，尤其在他安靜推理的此刻，非常惱人。

他起身，走往一扇微敞的窗戶，拉開黑色窗簾一角，向下方聲音來源處觀望。

一樓的地方有一塊花圃，是園藝社負責種植的區域。

他看見一名綁馬尾的年輕女孩拿著水管往花圃噴灑，她手壓著水管出口，向前方

噴出弧形水花。

彩虹！

一瞬間，他不由得怔愕。

那飛在半空中的弧形水花與夕陽亮光交錯，映出一彎七彩的虹。

他之所以怔愕半晌是因已多年不曾見過彩虹，即便是由水花與日光灑出的虹。

自他體質改變後不僅討厭白晝日光，也討厭複雜炫麗的色彩，他的生活逐漸只剩黑與白。

然而，此刻意外看見彩虹，非但沒覺反感，還有些莫名懷念……上次見到彩虹是什麼時候？八、九歲時，還是十二、三歲？

而玩出彩虹的女孩身上衣著也很明亮，上衣、褲子就有三、四種暖色系混搭，她一張粉臉神情愉快哼著歌曲，她音色不算差，但音調不太準，他仍能聽出是一首旋律輕快的西洋老歌。

她似乎不在意歌唱得如何，怡然自得，有一句沒一句哼哼唱唱的，甚至會停下歌聲，轉而對澆灌中的花草童言童語說話——

「喝水水，開花花，漂亮喔……」

他微眯眼，內心不由得 OS。雖說他個性怪異，接觸的社團社員也多是怪咖，但這園藝社女孩顯然也是怪人一枚。

那女孩看來頗青澀，應是一年級生，而他常這時間待在社團教室，現在已是學年下學期開始一個多月，卻是第一次看見這女孩替花草澆水，邊唱歌邊對植物自言自語。

這天之後夏末已常能在這時間看到這一幕。

每每她細微飄忽的歌聲從樓下花園隱隱傳上來，便會打斷他獨留教室裡安靜沉思推理或創作的思緒。

他總是走到窗邊，掀開黑色窗簾一角向下望，幾度想朝下大喊，要她安靜澆水，不要製造噪音，可看見她單純笑顏便難以出聲制止，一方面也因大吼大叫不是他會做出的行為。

其實她的聲音還算不上噪音，且這時間社團大樓幾乎沒什麼人停留，只是他對聲音敏感，這才特別心生火氣。

然而幾次之後他似乎逐漸習慣，可以充耳不聞。她時而哼哼唱唱的聲音也變成一種背景音樂融入，不再因她而打斷他專注做的事。

有時他甚至會在固定時間刻意走到窗邊窺視，看著她澆花的身影半晌，才再度返回座位，繼續自己的事。

不知不覺，她成為他黑白生活中的一抹色彩。

不是很強烈的深刻烙印，而是輕柔如一抹餘暉。

之後他才得知她是中文系一年級生，加入的社團除園藝社還有校刊社。

她也並不是怪人一枚，她非常活潑，非常熱心腸，且聽說異性緣極佳，不少男同學、學長追求她，連他班上都有人在談論她。

不過他完全無意去真正認識她，卻屢屢在不經意間會在校園瞥見她的身影。

她不是抱著一疊資料作業忙碌穿梭，便是和同學邊走邊笑鬧交談，而對她最熟悉的印象仍是傍晚時分從社團大樓窺視到她澆花灑水的模樣。

他和她一直保持距離，他單方面不經意注目她，兩人從未面對面交談過。

直到那日——

升上大四後夏末已的課依然只排在下午，甚至一週只有幾日需往返教室大樓，他待在社團大樓的時間更多。

這日下午他前往圖書館查資料，約莫兩小時後印了一疊資料離開圖書館，打算前往社團教室繼續研究和創作。

雖已下午三點多，太陽仍毒辣辣高掛天空，他中午起來就直接前往圖書館大樓，從宿舍前往圖書館，那一段路雖令他覺炙熱，但也許走得匆忙，沒特別難受。現下從冷氣房離開，再度面對炙熱燦亮的陽光，他雖穿長袖帽T和長褲，頭頂還以帽子遮掩，鼻梁上架著大墨鏡，走過沒任何樹蔭遮蔽的長長大道仍不由得一陣頭昏眼花。

他才走到社團大樓，踏上三、四階階梯，踩上一樓走廊時，後面幾位女孩從他身後邊笑談著匆匆而過，他身子忽地一歪，手扶一邊牆面，另一手拿的資料隨即散落，而他已歪倒在地。

「啊？對不起！」聽到聲響，從他旁邊走過的一名女孩轉過身微訝的道。

她雖沒感覺有撞到人，卻因有人忽地倒地，且是離她最近的一側，認為可能是自己顧著說話沒注意而擦撞到，忙回身道歉。

「你沒事吧？」汪初晴邊問道邊蹲在地上，匆匆撿拾一地的影印資料。

同行兩名女孩也過來幫忙撿拾，卻在瞥見影印資料上一些驚悚標題後同時驚詫抬眸看向歪倒在牆邊一身黑衣黑褲黑帽的大男生。

「你沒事吧？」見倚靠牆面坐在地上的他完全沒動靜，汪初晴將撿起的一疊紙張擱在他旁邊，彎身輕拍他的肩，有些擔心。

「沒事……別碰我……」低沉嗓音有些虛弱的警告。他一向討厭被人碰觸，尤其是陌生人。

「初晴，我們走了。」兩名同學立時將她拉開，一副當他是病毒似的，面露驚恐。

「可是他……」

「人家都說沒事了，走吧。」同學一左一右拉扯她雙手，急忙離開現場，往她們社團教室那方走去。

匆匆被拉往園藝社教室的汪初晴不免納悶問道：「妳們幹麼走這麼急？我把人撞倒，要好好確認他的狀況。」

她轉身便想返回。

「妳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嗎？」同學A問道。

「那是學校最詭異社團——『超自然現象 VS.科學推理研究社』的社員之一。」同學B忙向她解釋。

「不用認臉，光看那一身黑漆漆打扮，渾身散發一股陰暗氣息就很清楚。我有個學妹之前因好奇跑去三樓他們社團，假藉要採訪闖入他們的神祕儀式，結果被詛

咒，隔天騎車就犁田。」同學A馬上提出身邊血淋淋案例。

「沒錯，看到他們能閃就閃，千萬不要有任何接觸。」同學B附和。

「什麼詛咒，太誇張了。」聽同學說得繪聲繪影，汪初晴不免好笑。

她聽過那個社團成員幾乎都是怪咖，雖沒近距離接觸過卻不認為有什麼可怕的。

想到方才對方坐倒在地，她仍覺不放心，「我去一下廁所。」

怕被同學阻止，她以上廁所為藉口，返回那方走廊探看。

一轉過轉角就見那大男生還靠坐在牆邊，長袖帽T的帽子罩在頭頂，垂低著頭不動，令她一陣緊張。

前一刻她沒感覺擦撞到人，就算一個不小心，應該也沒嚴重到害對方倒地不起。

她匆匆奔上前，急聲問道：「嘿，你沒事吧？是不是受傷了？要不要找人扶你去保健室？」

夏末已沒料到她去而復返。他之所以還沒起身是因眼前仍一片昏暗，沒力氣站起。

除了在來的路上被太陽照得頭昏眼花，也許還因他起床至今尚未吃東西，低血壓害他一陣暈眩，才坐在地上想休息片刻。

雖沒張眼看對方，但她的聲音他一聽就認得。

「不用，只是天氣熱……」他不想搭理她，又怕她熱心過頭真去找人來扶他上保健室，只能開口澄清。

「是中暑嗎？你等等……」說著她轉身便跑開。

不一會，她從一樓飲料販賣機買了一瓶冷飲，匆匆又折回他身邊。

「這給你，補充一些電解質，應該會比較舒服。」她將一瓶冰涼的鋁罐裝運動飲料遞給他。

他這才抬起頭，張開眼，透過墨鏡，怔望眼前遞冷飲的她，一時沒伸手接過。

她忽想到什麼，一手從褲子口袋掏出手帕，包覆住冷飲鋁罐，笑咪咪又道：「這鐵罐很冰，可以先放額頭當冰塊冰敷，退一下身體熱度後再喝。」

若換做別人他一定不會收下，但對象是她，近距離見到那熟悉的笑容，他不由得抬起手，接過她的好意。

「我沒事，妳走吧。」見她似還無意離開，他語帶驅趕，他只想一個人再休息片刻。

「喔，那你小心點，保重。」儘管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露出的部分臉龐非常白皙，令她仍不太放心，可因他要她離開，她不好多糾纏。

他望著她離開的身影，直到轉過轉角，他才低頭看著握在手裡被手帕包覆的冷飲罐。

他拿高飲料罐，真的往額頭貼觸，冰涼的觸感滲入皮膚，令被陽光曬暈的他有些提了神，得到一抹舒緩。

她給他的印象一直是暖色系，如今雖手握冰涼冷飲，他心口竟感受一抹溫柔暖熱。

一般女孩對他們這群怪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而他前一刻態度冷漠，她卻還回頭來關心他，甚至特地買一罐冰涼的運動飲料給他解熱……

這是夏末已在校園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她近距離接觸。

彼此極短暫的談話，卻令他一直記憶深刻……

汪初晴驅車一路朝北投山區行駛。

「還有多遠？」她看著車上衛星導航指標，不由得輕皺眉。

前方再開下去已無路可走，她只能重新設定路徑，邊拿出手機同時搜尋目的地。她打檔後退，轉動方向盤，小心翼翼退出這條狹窄的產業道路，接著依照新路線圖，不多久又彎進一條也是上坡的山路小徑。

兩旁樹木叢生，靜謐蕭索，放眼看去，別說有人居住，連隻野狗也沒瞧見。

幸好是大白天的，若是晚上迷路，應該會覺恐怖。

半晌，她不禁再度懷疑，是不是又走錯路？

她放慢車速緩緩行駛，心想若又走錯就要打電話問路了。

她之所以來到這處陌生偏遠山區，全因昨天總編輯突來的人事調動——

「欸？要調我去當夏老師的編輯？」她張大一雙眼，驚愕地看著總編輯。

現年二十五歲的她進入這間出版社不過一年資歷，算是編輯新人，竟能被指派去當出版社所簽約的紅人——銷量最高的作家，發跡於網路，被譽為臺灣推理界奇葩——夏末已的編輯？

現年二十八歲的夏末已，自高中時便以英文筆名在網路連載推理小說，首部長篇小說被出版社總編輯梁玲俞相中，簽約出版。

他在十九歲出版第一本實體小說，厚達五百多頁的推理故事，新書一上市，一鳴驚人，不到兩個月就銷售一空，再版二刷，不及半年又破紀錄完售，再版三刷，於各大書局實體通路及網路銷售排行榜久居不下，引起熱烈迴響。

之後第二部長篇推理小說分為三冊陸續出書問世，依然造成熱潮，接二連三，夏末已每部推理小說都令讀者驚豔、驚嘆，甚至翻譯成日文進軍日本市場，贏得不少海外的推理迷推崇。

而他是直到大學畢業才以本名繼續發表創作，但他為人低調神祕，不曾公開露面。

「小夏原本的責編離職，我認為妳適合接替，要不要試試？」年過四十的梁玲俞問道，她是就各方面條件為篩選考量，而非編輯的資歷深淺。

「我、我當然願意。」汪初晴先是興奮地點頭應諾，下一刻不免心生顧慮。「只是，我對夏老師的作品不是瞭解得很透澈。」

她雖對推理故事有興趣，也曾看過夏末已幾部作品，但並非全數拜讀過，也沒深入分析研究，她的邏輯推理能力並不好。

「關於這點完全不用擔心，小夏絕不會考妳他的作品內容，他創作從不需跟責編討論意見，皆是獨立完成，真有大問題他會直接找我。」梁玲俞微微一笑強調。打一開始就是她直接跟夏末已接洽，即使後來升為總編輯，夏末已仍是她直接負責的重要作者之一，而派給他的責編其實工作較偏助理性質，也是出版社對他的特別禮遇，至於他的稿子審理、出版編輯事宜皆由她全權負責，而他有任何問題也多是找她做聯繫。

「小夏是自律性很好的作者，不僅寫作速度快，品質都能維持高水準，甚至一再突破創新，完全不需責編催稿，不用責編幫忙提供點子找資料。」

「只不過他的個性有點古怪，不喜歡人群，很懶得出門，一個人獨居山上別墅。擔任他的責編主要工作就是幫他維持良好的創作環境，平常一週只要過去一兩次，幫忙打點他的生活起居，採買食物和日用品等，偶爾應他要求才在他那裡留宿。」梁玲俞如實告知這些不太算責編的工作內容。

「應他要求，在他那裡留宿？」汪初晴對最後一項提出疑問。如果說對方是漫畫家，在趕稿緊迫階段要責編也投入其中跟著一起熬夜通宵趕稿她還能理解，但既然總編表示夏末已的創作完全不需旁人插手，那要求留宿就不合理。

該不會……

「別誤會，小夏人品沒問題。」怕她誤會想偏了，梁玲俞忙澄清。「他只是有一些怪習性，有時可能為刺激靈感，營造一點……嗯，氣氛或場景之類的，那時就會要求責編提供協助。」

梁玲俞語帶保留，回想夏末已的前責編曾遇過的狀況，認為現在詳提有些不妥，還是先讓汪初晴願意接下這份工作，日後有問題再慢慢做溝通。

「可以請妳先試試嗎？如果真的不適應就再恢復妳原本工作。如果同意的話我會減少妳一部分的工作量，妳有過去他那裡時就不一定要回出版社，以他那邊為第一優先，其他時間再到出版社上班，幫忙編輯校稿工作。」梁玲俞向她進一步說明，若她推拒，她一時還真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

於是，汪初晴抱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接下夏末已的責編工作，儘管主要工作內容似乎與編輯專業無關，但能幫助作者，讓對方心無旁騖更順利寫稿也算編輯的職責所在，且是協助年輕有才的夏大師，令她更覺與有榮焉。

雖是出版社旗下的大紅人，她卻連他的照片都沒見過，同事們也表示，除了總編輯和他的歷任兩三位責編外，沒人看過他的真面目或聽過他的聲音。

他可謂出版社最神祕的作者，更有不少讀者很想一睹尊容，但他謝絕一切簽書會，連文字訪談都不肯。

汪初晴不免有些擔心，對方會不會很難相處？她能否勝任這份總編輯交託的重要工作？

之後梁玲俞給她他的住處地址及個人電話，要她予以保密，且他的電話非必要不要撥打，他討厭被打擾。

至於隨地址附上的簡單地圖她還真的看不懂，透過衛星導航及手機 Google 搜尋，好不容易才找來這裡，眼看這條山路又要走到盡頭，她不禁先停下來，決定打電話向梁姊請教。

這時，她看見左前方樹枝間隱隱透著夜間反光標示，忙踩下油門再往前行駛幾公尺，果真有一夜間反光柱佇立，而這裡有一條柏油小路可彎進去。

她往左轉，彎進山路狹窄岔路，就見約三百公尺處有棟木造別墅。

終於找到了！

這一刻，她有如找到寶山似的心情振奮，大鬆口氣。

看看時間，從出門至今足足開了兩小時路程，差不多都能飆到臺中去了。

就算扣掉路況不熟的繞路時間，從出版社到這裡也得將近一個半小時車程，來回一趟就耗掉半天，難怪梁姊說有來這裡出差時不一定要趕回出版社做其他工作。幸好在過來的路上她已先買了些簡單的日用品及食物，否則再下山找商店採買又要浪費不少時間。

不多久，她將車停在別墅前，下車先環顧四周環境。

眼前是棟兩層樓的木造房子，建築風格十足日式風，外觀木板主體皆為黑棕色，一樓門面是两片木格子落地門窗相併，上半部窗櫺玻璃內被門簾遮掩，看不見裡面，而二樓有木欄杆圍著小陽臺，陽臺後則為四片木格落地窗，裡面亦被深色窗簾遮掩。

木屋被低矮的木欄杆包圍，前院空間不大，地上鋪著黑白色碎石子，除了從附近飄來的一些落葉，沒種植一草一木，不過這房子已坐落於深山，四周樹木圍繞，綠意盎然，也無須再多種綠色植物。

空蕩蕩的前院只擺放一張藤椅，而木屋的後院較為寬敞，另一側有個木造車庫，停輛黑色房車。

聽說夏末已買下這片山坡地，讓人蓋了這間木造別墅，已獨居這裡數年。

她走近只及大腿高度的前院矮木門，考慮要按電鈴，但旁邊只有木柱沒電鈴，而木柱上掛一只木製信箱，上面還有門牌號碼，她懷疑郵差能找到這裡送信？

她於是推開未上鎖的木門，踏進前院。

走到木屋落地門窗前，她再度要找門鈴，左瞧右瞧，依然不見門鈴蹤影。

昨天梁姊交給她一把這裡的鑰匙，要她到了直接入內，說夏末已通常下午三四點過後才會起來，她可先替他整理一下環境，補充食物跟日用品，等他醒來再跟他正式自我介紹就行。

雖總編輯如此交代，她還是覺得這樣闖入有點唐突，沒電鈴可按，只能掏出手機撥打他的電話。

半晌，電話沒人接，她猶豫了下，按下重撥鍵，響了數聲，還是沒人接。

她這才輕輕拉開門，穿過兩三步寬的木板門廊，又是日式拉門，而這兩扇門的門框間有個鎖孔。

這裡的門窗設計感覺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她拿出鑰匙開鎖，接著輕輕拉開拉門，踏進玄關，裡面昏暗一片。

她想找電燈開關，一時摸不到，只能先一一將門簾和窗簾拉開，讓外面的光線透進來。

她環顧一下客廳空間，日式風格，色調卻偏爵士風，黑棕色木質地板，黑色L型硬式皮沙發、透明茶几，黑色液晶電視貼著灰白色牆面，櫃子也是黑白色系。

她找到電燈開關，按下開關，只有木質天花板下藏著兩盞黃燈，朦朧映照，若少了外面光線，這裡面真的很幽暗。

她先簡單察看一樓環境，發現屋裡空間是深長型，比外面看到還寬敞，客廳向內，

有通往二樓的木造樓梯，樓梯靠牆面有兩座大書櫃，朝二樓天花板向上延伸。書櫃過去有間和室，應該是客房，客房旁緊連一間浴室，再往裡面，一間貯藏室，裡面堆了些奇怪的東西，因光線不佳，她沒能看清楚，接著走到廚房。

她回頭看去，長長的走道長廊，只有上方木梁懸吊兩三盞圓柱型如燈籠的燈罩，透出微幽黃光，廚房的照明也一樣昏黃。

梁姊說夏末已晝伏夜出，但這屋裡晚上的燈光照明會不會太不足？

她先打開冰箱，上下層都很空，只剩半瓶牛奶、一盒微波義大利麵、幾顆冷凍包子和幾條巧克力，再打開流理檯的上下方櫥櫃，檢視裡面東西擺放，好幾格都是空的，難怪梁姊說他這裡差不多要斷糧，要她想到什麼就先採買過來。

她轉出屋子，從車上拿取幾袋採買的物品，將日用品先擱放貯藏室，拎著兩袋蔬果食材及乾糧便要前往廚房擺放。

忽地，她聽到廚房那方傳來聲響。

以為是夏末已起來，她於是匆匆步過去，卻在看清狀況的瞬間驚悚瞠眸。

Crescent